



家族記錄片

文——路寒袖 攝影——林枝旺

好友鄧獻誌頗好影像研究，早在紐約讀書之時，就錄了數百支各類型美國電視節目的影帶，自己也以V8做為蒐集資料的主要工具，對他四歲大的獨子更是隨時的記錄，特別是他獨自返台後，每年只能利用寒暑假回美國與妻兒團圓，這使得他更須把握短暫的相聚時間努力的拍攝兒子、儲存影帶，以便在台灣時慰藉思念之情，「大概除了睡覺，我幾乎都開著V8跟孩子相對，我想，我兒子對『爸爸』的概念一定是『鼻子又黑又大又長的人』。」他開玩笑的說。

我的兒子出生之後，我們每次見面，他總不遺餘力的鼓吹我，趕快去用來高飛的，想想自己現在何嘗不是遠離家鄉、父母，而難得回去探望他們一趟。有一天，我也將垂垂老矣，心智、體力都不再適合遠颺，只能固守老巢，做些銜草補穴、觀星憶往的工作，從兒子的錄影帶中，多少也可瞥見自己年輕時代的身影罷。有了這兩位「前輩爸爸」的經驗傳授與訓諭，我只得誠惶誠恐的敬領秘笈，忍痛掏出三萬多塊去買了一部一公斤不到的攝影機，從此展開我的攝影師生涯。

生手乍練，當然無法事事兼顧，首先失寵的便是那部Nikon F3相機，以前只要我外出一定機不離身，現在它成了防潮櫃的常住戶，難得有機會被放封；以前一趟遠行回來，按個八卷十卷底片是常事，現在一卷三十六張，半年也拍不完。第二個受冷落的便是我太太，玩相機時固然無法步步相伴，但畢竟是一張一張的拍，中間總有許多空檔，拿攝影機之後就不一樣了，它可是連續動作，一個場景拍完，我便又迫不及待的看景去了；為求自然、有動感，不是要求她帶著兒子先走，就是我搶先跑至前面老遠，尋好角度後，大喊「開麥拉！」要他

我不知道將來能給兒子什麼，但至少，這份記錄他成長歷程的錄影帶會是他最珍貴的禮物；當然，它也會是我年老時，兒子回饋我的最最無法取代的甜美回憶。



買部V8來為孩子的成长做記錄，他略帶威脅的說：「否則包你會後悔，人生是不可能重來的。」他又舉了許多例子，述說當兒子看到自己的錄影帶時，那種認識自己、認識生命的可愛迷人表情，聽起來真像是一支煽情的V8攝影機廣告片。

之後幾次跟吳念真聊起爸爸經，他以過來人的權威道：「現在的小孩子到了國小就已經不是父母的了。」我不知道當導演的他是否跟鄧獻誌一樣，也用攝影機去記錄他的兒子，或者繼《多桑》之後哪天會拍部《兒子》，不過可以肯定的，孩子的翅膀總會長硬，長硬了的翅膀本來就是要

們煞有介事的走進鏡頭。她和兒子是男女主角，不過，我這個導演顯然極端的重男輕女，重頭戲全在男主角身上，卻不停的對女主角喊「卡！」更糟糕的是，女主角的戲份不僅少，而且往往淪為男主角的道具，不是身子被卡掉一半，就是只有手部入鏡。

幫兒子拍了一年的影像，成果堪稱豐碩，一捲兩小時的錄影帶，才卡帶般的大小，居然可以多得屯佔防潮櫃一大層。不論回老家或朋友來訪，總情不自禁的強迫在場的人觀賞，我跟太太當然是義不容辭的辯士。前十分鐘，大家還會禮貌性的誇誇兒子可愛、太太上鏡頭、我的技術好；第二十分鐘，有人開始有一搭沒一搭的聊天，當然，談的不會是男女主角或導演兼攝影；再五分鐘，有人起立喝茶、上廁所；如果我們還不知見好就收，剎那間大家都想起有事要辦，不



須喊口令，一哄而散，最後常常只剩我們一家子還津津有味地盯著螢光幕。幾次教訓之後，大家只要看到我帶著攝影機出現，無不引來一陣騷動，一副避之唯恐不及的態勢，逃得慢的人不再像以前那樣傻楞楞地坐以待斃，他們開始反擊，虛情假意的讚美詞全沒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殘酷的批評「這個鏡頭拍太久了」、「鏡頭晃動得太厲害了吧」，有的更恐嚇「這孩子太好動了，將來一定很叛逆」。

常常會覺得自己再如此沉迷下去，大概也要變成「鼻子又黑又大又長的人」了，可是我依然樂此不疲，因為孩子的成长像一部拍不完的連續劇，對父母而言，每一集都是高潮，每一個階段都有歡笑與淚水，它既是豐富的家庭史，也是庶民生活的珍貴記錄片；而且在拍攝的過程讓我了解到攝影機異於照相機的魅力，更重要的是，在每次的重新審視中，又溫習了一次自己當時和孩子相處的情境。

我不知道將來能給兒子什麼，但至少，這份記錄他成長歷程的錄影帶會是他最珍貴的禮物；當然，它也會是我年老時，兒子回饋我的最最無法取代的甜美回憶。